

邪廟

救贖



鬼才 / 著

第一章 衆生

沒死，但死了更好。

一九九二年。台灣。雲林。入秋。

艋陽仍高照，林中公路寂靜無聲，兩側的檳榔樹隨風搖曳，空氣中帶著點涼意。

公路左側有一條平坦的山路分叉出去，寫著「承天廟」的木頭牌子立在路口，字跡暗沉，表面龜裂。一輛迪爵125摩托車熟練地切進小路，車尾揚起些許的紅土泥塵。宋晁廷習慣騎快車，手把一轉便鬆不下來，被載的黃品瑜也享受這風馳電掣般的速度，任由長髮在空中飄逸。

繞過幾個小彎，承天廟就在樹林後方的一塊水泥地上屹立著。機車飛快繞過廟宇，停往後方的停車場。宋晁廷穿著休閒T恤和防風夾克，頂著雜誌封面常見的中分頭；黃品瑜則是細肩帶洋裝加上外套，寬鬆牛仔褲的膝蓋破了個洞。

他們身上印著「義工」二字的背心，但他們並非這間廟的信徒，而是被廟方請來當工作人員，同時也是師父鄭寶樹的助理。

「師姐午安。」黃品瑜親切問候，「阿姨今天也來了？兒子身體還好嗎？」

「最近比較少氣喘了，謝謝師姐的關心。」被詢問的婦人禮貌回應。這裡的人臉上總是掛著笑容。

兩人一一問候在場的信眾，他們通常坐在廟裡的涼亭聊天，都是上了年紀的中老年人，有些住在附近，有些遠道而來。

黃品瑜拾起掃把進行簡單的環境整潔，宋晁廷負責燒水煮茶，接著從倉庫裡抬出文

房四寶和法器放在殿門旁的問事桌。鄭寶樹每天都會替人卜卦解惑，畫符寫字。

起初僅少數人知道這座廟宇，直到某天，雲林一位重病纏身的里長前來求治，他在大醫院久治無效，病情持續惡化，最後捨棄西醫改投傳統偏方，還四處求神問佛，一路問到承天廟來。鄭寶樹另開藥方，竟成功將里長治好七八成，此地一時聲名大噪，信徒漸漸湧入。

承天廟的廟區不大，中央設有金水殿專門供奉濕婆，主體神像是站立之姿，穿著一襲飄逸靈動的袈裟，慈眉善目，左手拿著一朵荊桐花，花瓣倚靠在身上，右掌朝前方直立打開，小指和無名指彎曲，其餘三指稍稍分開。

「湧泉善念存心頭，蜻蜓點水渡四方。」金水殿的兩側柱子刻了這段話，神像上方的匾額寫著「濟世聖女」。一名中年婦女在神像前喃喃自語，接著向前跪拜，上半身盡力延伸貼平地面，祈求之聲仍沒停止。

宋晃廷一開始還驚訝於這些行爲，現在已經能視若無睹了。

神像旁邊有個祭壇擺放較小的濕婆雕像，呈現盤坐之姿，雙手交疊在腿上，小雕像大多時候以紅巾遮蔽，一般信徒鮮少目睹，但晃廷和品瑜經常取下，仔細清掃灰塵後再次覆蓋。廟區西側設有辦公室、房間和廁所，師父住在此處。靠近停車場的角落有爐灶和廚具，但不常使用。

一輛陌生的休旅車開到廟前，下來三位有點年紀的旅客，駕駛跟義工簡短交談後轉往停車場。

「師兄師姐，遠道而來辛苦了。」義工向他們打招呼，品瑜隨後跟上。

「請問濕婆是在這裡拜嗎？」男性旅客戴著太陽眼鏡和漁夫帽，肩膀上的毛巾方便隨時擦汗。

「我們供奉的濕婆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，歡迎各方信眾參拜。」義工禮貌回應。

黃品瑜注意到同行的女性旅客的外套上繡有美國國旗，指著一旁的告示牌說道：

「你們第一次來，有些事情要先知道一下。」

告示牌上寫著：

一：禁止對濕婆不敬

二：禁止在承天廟隨意起誓

三：禁止攜帶各國國旗

「抱歉，這是濕婆的旨意，還麻煩大家配合一下。」義工急忙補充，笑盈盈地彎腰致歉。

「這裡可以幫您保管外套。」黃品瑜領著三位旅客到一張長桌前，這裡堆放不少雜物和杯裝礦泉水。女性旅客將外套脫下放在桌子上，品瑜繼續帶領他們。

眾人來到廟區西側的一塊木製牆面，這牆斬新精緻，角落有枝桠花朵的浮雕，牆面詳細記載了濕婆的起源。

「一八四五年我們雲林發生過一次嚴重的水災，當時連日的暴雨加上颱風侵襲，又適逢漲潮，海水倒灌進沿海一帶，又稱湖內洗港，死傷慘重，許多地區都被摧毀了，民間記載的傷亡人數有七千多人。」黃品瑜熟練地述說，就像在教室朗誦課文。

「事發前的凌晨，沉睡的濕婆被雨中巨響吵醒，全村只有她聽見了，她在雨中挨家

挨戶地拍門，警告村民，沒多久洪水開始湧入，大家爭相逃難，濕婆的兩個弟弟爲了找尋姐姐而爬上屋頂，卻因此受困，幸好濕婆水性極佳，待雨勢緩和，趕緊揹著二弟游到高處和其他村民會合，但在揹三弟的時候又一波海水湧入，村民只勉強撈回三弟，眼睜睜看著濕婆被沖走。」

一名信徒旁聽了一會，接著補充：「聽說聖女被捲入急流，一轉眼就消失了。三日後村民回來收屍卻找不到聖女的遺體，只找到她當時穿的衫褲，而且這衫在太陽下晾了好幾日竟然曬不乾，大家都相當驚訝！後來村民請示保生大帝，才知道這是聖女還在掛念家人，於是請道士開壇祭祀，讓兩位弟弟觀落陰到地府與親姐相見，一家團聚，聖女這才安心離世。」

「村民開始祭拜聖女，又稱她爲濕婆，玉皇大帝看見這番奉獻心生感動，決定封其神格，成爲雲林一帶的守護神。」黃品瑜趕緊收尾，就怕這故事繼續講會講到天黑。

「爲什麼這座廟不是蓋在沿海呢？」女性遊客從包包拿出相機拍照時順便問道。

義工幫忙解答：「多年前師父湊了一筆資金要蓋廟，奔走許多地方，請示各地知名廟宇的神明，輾轉多月才來到這塊福地，山頂能眺望聖女的家鄉，也能吸收山川靈氣，維持神力。」

遊客接著走進金水殿，在信徒的指引下拈香參拜，他們口中唸唸有詞，將心中的煩惱一次傾瀉而出。一拜、二拜、三拜，插香，跪地繼續拜，約三十秒，最後平身吸吐。

宋冕廷取了三張符，在香爐前左三右三繞圈，然後折好放進香包交給三位遊客，「你們誠心參拜，聖女也會庇佑各位，如果方便就常來，住很遠的話可以留個電話，我

們承天廟有時候會舉辦活動，誠心邀請各位參加。」
遊客再三道謝，黃品瑜帶著他們到長桌留下資料。

公平正義都是假的，黨的民主自由也是騙人的。

一輛黑色的紳寶900開進承天廟的停車場，謝雅芝拔掉鑰匙，看了看後照鏡裡的自己，暗自評分目前的氣色和精神狀態，以及長途車程後的妝容是否還維持著。

她穿著白色襯衫和剪裁俐落的風衣外套，剛換上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咯咯作響，一身都會時尚造型在承天廟裡格外引人注目。

「雅芝姐！」黃品瑜從後方悄悄湊上前，故意要嚇她。

謝雅芝早就透過眼角餘光發現了，捏了她的手臂小小教訓一下，嘴角帶著微笑。

「哎唷，妳很暴力誼。」黃品瑜反手輕輕拍她，嘴巴噘了起來，「師父在等妳了。」

「妳如果瘦得跟羽毛一樣就成功嚇到我了。」謝雅芝說完咯咯地笑，眼神稍稍打量，「妳的身形倒是比我看。」

「哪能跟美女主播比呢。」黃品瑜嘴上不承認，心底倒是樂得歡喜。

這小妮子還真像年輕時的自己，謝雅芝剛認識她的時候就如此想著。

與廟裡其他師兄師姐打過招呼後，謝雅芝走進金水殿，照慣例拜了拜濕婆，更換新的平安符，接著到鄭寶樹的辦公室，裡頭有另外一位信徒準備離開，道謝之聲不絕於耳。

這裡雖說是辦公室但坪數不大，只擺了兩張辦公桌和幾張椅子，靠牆的金屬層架上有一捆捆的香，還有未拆封的背心、沒插電的傳真機、一些文具用品。

謝雅芝取代離開的信徒，坐在同一張椅子上，剛才的輕鬆心情立刻收起，轉以慎重的表情面對鄭寶樹。

「雅芝師姐。」鄭寶樹禮貌地問好，雙手合十。

「師父。」謝雅芝也做回禮，「請原諒我匆匆忙忙前來求見，十分抱歉，希望沒有造成師父的困擾。」

「請別放在心上，有任何能協助的地方我一定盡力幫忙。」

「我想詢問關於分靈的事情，我聽桃園的師姐說……」謝雅芝欲言又止，對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沒有把握。

「噢？」鄭寶樹的表情有點訝異，「湘宜師姐跟你說的？」

「不算是，我無意間聽到他們聊天得知，雖然我私下有跟湘宜師姐打聽，但她好像不方便透露太多，讓我直接來問師父。」謝雅芝的雙手捏著包包，心情越來越緊繃。

「分靈的事情……一般來說是不隨便讓人知道的。」鄭寶樹露出猶豫的神情，「湘宜師姐她表現出很強烈的意願，也知道風險。」

「風險？師父指的風險是？」謝雅芝身子前傾，眼睛瞪大。

「先說說妳為什麼想使用分靈吧。」

對過去的謝雅芝來說，這類的詢問總是使她避重就輕，不管是同事還是朋友甚至是家人的關心，她已經習慣避而不談，但這次她重重吁了一口氣，語氣堅定。

「我想斬斷一段可怕的關係。」

一時間辦公室沒了聲音，接觸不良的電燈線路啪滋作響，外頭的喧囂化作一片模

糊，彷彿連空氣都有些凝結。

「是跟另一半的感情出現瓶頸嗎？」鄭寶樹遲疑了一會才開口詢問，心裡多少有個底。

「我不會稱他是我的另一半，我們不是戀人關係。」謝雅芝篤定說道。

「噢？」

「事情有點複雜，我跟他……」謝雅芝越說越小聲，表情逐漸糾結，彷彿受了什麼委屈，「我想離開他，但我無法獨自面對他。」

「是說不出口嗎？還是妳已經知道妳無法擺脫這個人？」

一股強烈的情緒湧上謝雅芝的心頭，眼眶瞬間濕潤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雅芝師姐，我能體諒妳現在的處境，但分靈的事情需要從長計議，時辰和儀式都不能馬虎，也有不少細節要注意。」鄭寶樹抽了一張面紙給她，語氣溫柔。

「抱歉，這段關係帶給我的痛苦太多了，我只是……」謝雅芝不斷深呼吸想讓情緒平緩，聲音卻還在顫抖，「之前沒跟師父提過我這邊的一些狀況，我也還沒準備好要跟別人說，連我父母都不知道。」

「每個人的生命都有過不去的難關，濕婆無法改變妳過去的選擇，但未來會如何還沒有定論。人與人的關係有正向也有負向，妳現在的元神太虛弱，若持續暴露在這段因果關係裡，隨時會有災厄發生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是我的業障。」謝雅芝拼命點頭，眼眶泛紅，「我沒有處理好，現在都是報應。」

鄭寶樹靜靜看著她持續拭淚，深邃的瞳眸彷彿能看穿一個人的外表，直達對方內心深處的原貌，「很抱歉，我認為妳還需要一些時間。濕婆雖是玉帝欽點的聖女，但不是全知全能，人有極限，神明也是，只有等妳真正準備好了，聖女才有辦法指引妳。」他的語調充滿抑揚頓挫，自信十足。

「我……我時時刻刻祈求聖女的關照和愛護，可是我無法面對自己，連神明也被我擋在門外。」謝雅芝面露懊悔的神情，幾乎潸然淚下。

「妳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，本廟一定會提供幫助，讓妳順利度過難關。」

「是，信女非常需要師父的幫忙。」謝雅芝明白師父的意思，趕緊用手背擦拭雙頰，聲音微微顫抖。

「現階段妳仍未下定決心，即使事情已經無法收拾，但最後還是需要妳自己打破整個困局，等到那個時候我們再來討論分靈。」鄭寶樹的聲音沉穩，說話時沒有一絲猶豫。

「是我太心急了，我沒有想清楚就跑過來。」謝雅芝的呼吸恢復穩定，並拭去眼角的餘淚，「我會再試著理出頭緒，下次一定能坦然面對。」她再次雙手合十，「感謝濕婆神力庇佑信女的元神，還有師父的陪伴和開導，每次來廟裡，心情都能夠安定下來。」

「我會替雅芝師姐向聖女祈福。」鄭寶樹回禮，目送她起身離開。

謝雅芝踏出門的剎那便收住情緒，笑盈盈地走到外頭，正好宋晁廷提著一袋金紙進廟，兩人對到眼便順勢打了招呼。